

异世界
系列

致命空间

L e t h a l s p a c e

作品

异青人

作品
异青人

致命空间

L e t h a l s p a c 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致命空间 / 异青人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16. 9

ISBN 978-7-5057-3806-5

I. ①致… II. ①异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8885号

书名 致命空间
作者 异青人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 710×980毫米 16开
16.5印张 200千字
版次 2016年8月第1版
印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057-3806-5
定价 34.80元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 100028
电话 (010) 64668676

目
录

致命空间

CONTENTS

001-018

第一章|荒诞

黑夜阻挡了刘可的视线，吞噬了罗莉的尸体。墙上挂着的摆钟不紧不慢地响了七声，通常这个时间父母该回来准备晚餐了。刘可竖耳聆听，果然楼道里有脚步声传来，紧接着是钥匙扭动的声音。

019-094

第二章|失控

命运的转折点是在两个月前，《伴我成长》节目组开始为叶子择偶，当时网络报名者过百万，被选中者会得到一亿人民币作为奖励，当然条件也很苛刻，就是终身待在超级大楼内陪伴叶子，直到叶子死亡，合约作废。

095-117

第三章|虫洞

同样年份、同样日期、同样公司出版的报纸，其余内容完全一致，却只有跟“脑婴女孩”相关的报道被替换掉了。到底哪份报纸才是真的？

118-216

第四章|逃亡

意识渐渐模糊，眼前的景象也变得缥缈虚幻，刘可看向周忆梦时，她的身体竟呈现半透明的状态，透过她的身体，刘可发现，除了他和周忆梦以外，房间里还站着一个人。那人的脸扭曲着、身子扭曲着、胳膊腿扭曲着。

217-256

第五章|轮回

声音也是从天空中响起的，震得耳膜嗡嗡作响。除了声音外，耳边还响起了一阵急刹车的声音。刘可感觉自己像是被撞飞了，整个人腾空飞了起来，而且越飞越高，直接冲破了云层。

荒诞

黑夜阻挡了刘可的视线，吞噬了罗莉的尸体。墙上挂着的摆钟不紧不慢地响了七声，通常这个时间父母该回来准备晚餐了。刘可竖耳聆听，果然楼道里有脚步声传来，紧接着是钥匙扭动的声音。

惊恐的少年

刘可蜷缩在房间角落，胳膊紧紧搂着双腿，身体瑟瑟发抖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躺在楼梯旁的女人。

女人表情安详，像是睡着了，只是四肢扭成了奇怪的姿势。

十几分钟前，刘可把手指放在女人的鼻孔处做过测试，没有任何呼吸。女人死了。毫无疑问，凶手是刘可。杀人的原因听起来有些荒唐——这个女人有个很卡哇伊的名字，叫罗莉，是刘可的女朋友，漂亮贤惠。两人至今已经相识五年，这五年里从未有过任何争执，几天前刘可还陪着罗莉去试了婚纱，婚礼定在下个月，请柬已经发给了亲戚朋友。

要怪就怪那场该死的车祸。一个月前刘可曾出过一场车祸，新换的奥迪被迎面冲过来的卡车撞扁了，庆幸的是他没有受太严重的伤，只是脑袋蹭破了皮。这场车祸让刘可情绪不稳，所以刚刚在楼上跟罗莉讨论婚礼细节时出现了分歧。刘可想要把婚礼弄得简单些，罗莉则希望越隆重越好。

其实这只是生活中很普通的意见分歧，二人也并未因此争得面红耳赤。最终是罗莉尊重了刘可的想法。这是意料中的事，这些年无论刘可做什么、说什么，罗莉从来都是毫无怨言地顺着他，原谅他的各种无理取闹。

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若是放在以前，刘可也会为找到一个如此懂事的女朋友而感到幸福，可这次刘可并不希望罗莉迁就他。是的，如果罗莉刚才再坚持一会儿自己的想法，就不会酿成现在的悲剧了。然而，如果只能是如果，人生不是演戏，无法重来。

那个疯狂的想法其实已经在刘可的脑海里压抑了很久，只不过是特定的时间蹦了出来，控制了他的身体，所以在两人讨论完婚礼细节从楼上下来时，刘可突然间想要试探下罗莉的底线，若是做得再过分些，罗莉是否也能原谅他？

刘可站在罗莉的背后，伸手使劲推了下。罗莉重心不稳，“哎呀”一声便滚了下去。看见滚下去的罗莉，刘可洋洋自得满脸期待，等待着罗莉爬起来后的表现，然而罗莉只是用胳膊支撑地面，做了几个想要起身的动作，甚至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，扑通一下又倒了下去，便再也没动过。

夕阳西下，城市蒙上了一层黑纱。

黑夜阻挡了刘可的视线，吞噬了罗莉的尸体。墙上挂着的摆钟不紧不慢

地响了七声，通常这个时间父母该回来准备晚餐了。刘可竖耳聆听，果然楼道里有脚步声传来，紧接着是钥匙扭动的声音。

很快，门被打开了，刘可的母亲率先走了进来，手里拎着刚买的新鲜蔬菜，嘴里嘟囔着说：“以后可不能去胖姑娘家买菜，忒黑了。”

刘可的父亲也走了进来，摸索着按下了电灯开关。房间亮了，楼梯正对着外门，罗莉的尸体顿时暴露在了两位老人眼前。刘可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把头埋在身体里，不敢面对父母。耳边率先响起了母亲的惊叫声，随后便传出蔬菜掉落到地板上的声音。

从小父母对刘可百般溺爱，无论他犯下多大的错误都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一笑了之，不过这次，刘可不确定他们是否也能一如既往地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母亲惊叫过后便没了动静，隔了许久刘可才鼓起勇气抬头，发现母亲正在厨房做饭，父亲则坐在沙发上看着报纸。视线移向罗莉，她的尸体依旧四肢扭曲地躺在楼梯旁。

父母的视而不见并没让刘可安下心来，反而让他陷入了更大的恐慌当中。刘可强忍着早已麻木的双腿起身，一瘸一拐地走到父亲身边，指着楼梯旁罗莉的尸体说：“我杀人了。”

父亲仰头看了眼刘可，表情淡定地抖了抖拿在手里的报纸，靠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自言自语道：“朝阳群众又把xxx明星举报了。”

刘可并不死心，又一瘸一拐地来到厨房，站在母亲身边重复道：“我杀人了。”母亲也回头看了眼刘可，然后不紧不慢地把切好的蒜薹扔进炒锅，一边用勺子在锅里翻炒，一边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没事儿子，不会有事的，只不过发出去的请柬要收回来了。以后你肯定还能遇到比罗莉更好的女孩。”

从厨房走出来，刘可来到罗莉身旁，坐在台阶上看向正在认真读报纸的父亲，恐惧感油然而生，这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感甚至比发现罗莉死亡时更加强烈。

母亲很快就炒好了菜，焖好了饭，客厅里弥漫着菜香味。父亲放下报纸来到餐桌，坐在母亲身旁喊：“儿子，快过来吃饭。”

刘可起身走过去坐在父母对面，一家三口如平常一样，其乐融融地吃起了晚餐。

似曾相识的跳楼者

大学时刘可认识了罗莉，罗莉是学校公认的校花，身边从不乏追求者，而且不是学霸就是富二代，个个都很优秀，可“然并卵”，最后她还是被刘可所征服。两人的感情一直都很稳定，前不久罗莉刚给刘可过完二十五岁生日。

爱情美满，家庭幸福，事业上刘可也是顺风顺水，刚毕业就被招进了一家很牛的国企，从实习生到部门主管仅仅用了三年时间。这三年里刘可购了房，买了车，把父母从乡下接到了城里享清福。

如果按照这个轨迹走下去，刘可会非常圆满地走完这一生，然而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破了所有，让刘可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出了很大的问题。如今罗莉的死和父母荒唐的举动更加让他肯定了这点。

陪父母吃完晚餐，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热播剧《琅琊榜》，结束时已经

快十一点了。刘可伸了个懒腰，跟父母道晚安后起身上了楼。罗莉的尸体一直安静地躺在楼梯旁，她的眼睛圆睁着，像个观众似的默默注视着屋子里发生的一切。

那场车祸发生在高速公路上，有辆卡车失控撞向了他。车祸发生时刘可晕了过去，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被送进了医院。苏醒后的刘可第一反应是急忙掀开被子，确定双手双脚都完好无损，并且都还听大脑的支配，这才放心下来。只是蹭破了头，头发剃了一块，上面粘着纱布。不幸中的万幸。

刘可住的是高级病房，单间。刚醒时他并没注意到，房间里除了他，窗边还站着一个人，那人背对着病床，身上穿着白大褂，银白色的头发在阳光的照射下有些刺眼。

“医生，我昏迷了多久？”刘可注意到那人的存在，误以为对方是医生，有气无力地询问。

那人没做出任何回应。难道是发出的声音太小没听见？这样想着，刘可又清了清嗓子提高音量询问：“医生，我昏迷了很久吧？”

那人终于听见了，回头看向刘可。那是一张苍老的脸，眼角的鱼尾纹很深，年龄应该有六十岁左右了，刘可猜想。老人走到病床边，他胸口的位置别着个小牌子，上面标注着“脑科主任张建斌”。

刘可隐约觉得这个张建斌好像在哪里见过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“张、张主任，我脑袋上的伤没什么大问题吧？会不会影响记忆？”

张建斌面无表情，一双眼睛紧紧盯着刘可，让刘可觉得有些尴尬，于是又自顾自地说：“对了，我的家人呢，怎么没看见他们？这段时间他们一定非常担心吧，我应该打个电话报平安。”说着，刘可回避张建斌的眼神，吃

力地支起身子在枕头旁边寻找手机。

张建斌忽然抓住了刘可的手腕，制止了他的举动，然后缓缓弯下腰，表情凝重声音低沉地说：“记住我的话，这世界是假的，你要想办法逃出去。”

就在这时，走廊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张建斌整个人变得紧张起来，急忙松开刘可，四下看了看，然后跑到床边，将窗户打开站了上去，迟疑了一下又回头提醒：“一定要记住我的话，逃出去，想办法逃出去。要快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张建斌就毫不犹豫地 from 楼上跳了下去。

刘可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，根本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还有那句“逃出去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是要从哪里逃到哪里呢？

“你终于醒啦。”护士推门进来，面带微笑地说。她没看见前一秒发生的事。

刘可没理会护士，踉跄地从床上下来，拖着虚弱的身体摇摇晃晃地来到窗前，将头伸出窗外看向楼下。十几层的高度，张建斌四肢扭曲地躺在楼下那片草坪上，身旁行人来来往往，每个人都当他是透明的，根本不予理会。

“护士，有人跳楼了！”刘可离开窗户，声音憔悴地对身后的护士喊。

护士面露疑惑，走过来也朝楼下看了眼，紧接着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没关系，不用担心，一会儿警察就会过来处理。对了，你额头上的伤还疼吗？我需要给你做个检查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”

半个小时后，楼下果然传来了警笛声，刘可再次来到窗前朝下望，见几名警察在草坪周围拉起了警戒线，尸体则被救护车拉走了。本以为警察会过来了解情况，毕竟张建斌是从这里跳下去的，可几个小时过去了，直到楼下

的警察全部撤离也没人走进这间病房询问过。天黑后，罗莉来了，拎着亲手煲的汤。

楼上卧室里还残留着罗莉身上的香水味儿，她的皮包规规矩矩地摆放在柜子上，旁边放着两个精致的礼盒，里面是一对钻戒。床头墙上贴着很多相片，都是这些年刘可跟罗莉去各地旅游时拍的。

眼前的点点滴滴似乎都在提醒着刘可过往经历的真实性。他筋疲力尽地走到床前躺下，伸手摸了摸头上的伤。现在伤口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疤痕，纱布是三天前拆除的，但剃掉的头发还没完全长出来，秃了一大块。

现在那块秃掉的头皮摸着有些扎手。起初刘可一度怀疑是车祸磕坏了脑袋，产生了幻觉，所以才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出了大问题，但仔细回想，才发现从小到大他一直都生活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，只是以前从未察觉。

耳边又回荡起了张建斌的那句话——“这世界是假的。”

不存在的人

刘可出院的那天是罗莉来接的，当时他头还是很晕，伤口隐隐作痛。收拾好行李后，罗莉去办理出院手续，刘可自己从病房走出来，沿着门前那条走廊朝电梯的方向走。途中经过很多病房，几乎每间病房里都住着人，有的已经病得很严重了，可刘可惊奇地发现，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微笑。

要是没发生这场车祸，没遇见张建斌，眼前的此情此景刘可势必会感慨一番：“看，病痛无法带走这些人脸上的笑容，无法剥夺他们乐观向上的精神。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这份心态，才不至于被命运打败。”

然而此时，刘可越来越觉得那些笑容有些奇怪，甚至有些诡异，随后脑海里浮出了疑问：他们为什么笑？

刘可停下脚步，站在其中一间病房外，透过门上的窗户观察。这间病房里住着的病人打着吊瓶，脸色苍白骨瘦如柴，脖子上缠着纱布，有根手指般粗细的管子插在喉咙里。刘可在原地观察了五六分钟，病人的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，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，打开房门好奇地走到病床边询问：“我能问下，你为什么笑吗？”

病人愣了下，随后指了指喉咙，摆了摆手，表示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回答这个问题，不过做这些动作时病人那张苍白的脸上依旧挂着微笑。

罗莉办理完手续回来时脸上也挂着甜美的微笑。走出医院上了车，刘可问：“你见到我就一直在笑，有什么开心的事吗？”

罗莉侧头看向刘可微笑着说：“你没什么事我当然开心啦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没事？”刘可看向窗外的街上，街上人来人往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相同的微笑，就好似整座城市里的人都生活在蜜罐里，根本没什么愁事似的。

“我怀疑我的脑袋坏掉了。”

一个谎言未被拆穿前，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它当作真实，然而一旦有人提出质疑，真实的堡垒便会瞬间瓦解，变得脆弱不堪。

刘可住的地方旁边有个便利店，路过时他让罗莉把车停下，然后走进便

利店。便利店里没别的客户，刘可选好要买的东西后来到收银台前，原本打算结账，可看见收银员脸上挂着的微笑，他临时改了决定——拿起口袋径直向店外走去。

这样做时刘可心里还有些忐忑，时不时回头观察收银员的举动，一方面他希望那个收银员叫住他，这样能让他感受到一点点真实；另一方面他又不希望收银员叫住他，店里虽然没有其他顾客，但是被当成无赖训斥还是会很丢脸的。

那个收银员并没有要上前阻止的意思，脸上一直挂着微笑目送刘可离开。走出店门时，站在旁边的店员还礼貌地说了句：“欢迎下次光临。”

回到车上，刘可满脸惊奇地对罗莉说：“刚刚你看见没？我明明没有付钱，店员和收银员都看见了，可没一个人过来拦我。”

罗莉瞪大了双眼。从医院出来到现在，她是第一次收起了笑容，表情先是有些不可思议，紧接着像教训犯了错的孩子似的，说：“买东西要付钱是基本素质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，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，是要坐牢的。况且店员没追出来有什么可奇怪的，他们是不会为难没钱付账的顾客，一定是觉得你有难以启齿的难处。下次千万不要这样了。”一口气说完后，罗莉拎着东西下车，走进便利店结了账。

回到家时，父母已经做了一桌子的菜，见到刘可，母亲率先迎上来把他搂在怀里心疼地说：“看见你没事我就放心了，这些天真是担心死了。”父亲也在母亲身后意味深长地说：“瘦了，这几天先别急着上班，在家好好休养休养。”

父母的关心让刘可找回了一点真实感，可如今就连这点真实感也荡然无存了。

今夜，注定无眠。刘可想着此时此刻躺在楼梯旁的罗莉，想着出院后发生的每一件事，发现原本的生活越来越虚幻了。那个由张建斌灌输在刘可脑海里的念头变得更加强烈——逃出去！逃离这个不真实的世界，回到现实中去。

可真实世界到底在哪儿呢？要如何才能逃出去？是走出这座城市，还是说车祸后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，梦醒了自然就回到了现实中？也许这些问题能够在张建斌身上找到答案。

几天前刘可回医院拆纱布时，特意打听了关于张建斌的事。他原本是想找到张建斌的住处或家人，好对这个人有个深入的了解，然而奇怪的是，刘可问遍了整个医院，这里的人似乎都不认识这位脑科医生，而且那家医院也没有一个医生叫张建斌。

或许他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人，和那个幽灵一样。

那个幽灵第一次出现，是在刘可从医院回来的当晚。当晚他陪着父亲喝了些酒，和母亲讨论了跟罗莉的婚事，直到深夜困意袭来才来到楼上，回到房间刘可就发现了那个幽灵。刘可吓坏了，大喊大叫地惊动了父母，可父母根本就看不见她。

刘可无法描述出幽灵的长相，因为她的身体几乎是透明的，可刘可感觉她应该是个女孩。那天晚上幽灵一直在房间里飘荡，刘可不知道她是谁，也不知道她来此有何用意，不过刘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这个幽灵没有恶意。之后，幽灵每晚都会出现，或是站在离刘可很近的地方，或是在房间里来回游荡。

今夜幽灵没来。

天很快亮了，刘可依旧毫无睡意，干脆起床洗漱然后下楼。经过了一

晚，躺在楼梯旁的罗莉尸体已经有些腐烂，发出一股恶臭。

刘可去杂物房找出一个大口袋，把罗莉的尸体塞进去，吃力地扛出房间，然后把袋子扔在了不远处的垃圾箱旁。每天早上的固定时间都会有一辆垃圾车过来清理垃圾，回屋后，刘可透过窗户观察，过了十几分钟，一辆卡车行驶了过来，清洁工下车清理垃圾。

那个清洁工长得五大三粗，在把袋子装进垃圾车时，罗莉的脑袋露了出来。清洁工使劲把罗莉的脑袋往里塞了塞，扔进垃圾车，然后开着垃圾车慢慢悠悠地去了下一个垃圾桶所在地。

看着相恋五年的女友被当成垃圾收走，刘可的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难过。他努力克制着这份愧疚和感伤，重新收拾好心情，趁父母起床前离开了家。

张建斌跳楼后警方去过案发地，所以刘可想去警局看看，可能会有收获。车祸之后刘可做过很多测试，原本他还不是十分肯定自己的推断是否正确，但现在他已经完全可以肯定——在这个世界里，他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，哪怕是杀人，都不会有人来阻拦，所有人都对他犯的错视而不见。

来到警局，刘可已经没有了去便利店拿东西不付账时的忐忑，他大摇大摆地走进。门前站岗的警卫笑着对他敬了个礼，并没有试图上前拦截，擦身而过的警察也很有礼貌地对他微笑。他直接来到了档案室，用里面的电脑搜索了“张建斌”三个字，很快跳出几个档案编号，挨个点开查看，却没有符合的，这让刘可有些失望。

这个叫张建斌的男人在刘可的生命里一闪即逝，仅仅留下了那句不着边际的话：“这世界是假的，你要想办法逃出去。”可他没有教刘可该用什么方法逃出去。刘可有些不知所措，无精打采地离开警局。街上人来人往，每